

《藥師經講記》

4 流通分

(印順導師《藥師經講記 p.188 ~ p.192》)

釋貫藏 敬編 2015.1

目次

甲三 流通分.....	1
乙一 阿難問名.....	1
乙二 大眾奉行.....	2

——本文¹——

甲三 流通分

乙一 阿難問名

爾時，阿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當何名此法門？我等云何奉持』？

佛告阿難：『此法門名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；亦名說十二神將饒益有情結願神咒；亦名拔除一切業障；應如是持』。

一、總說

◎正宗分已講完，現說**流通分**。即為了使此正法，透過悠久的時間，廣大的空間，永久而普遍，流化不絕。

◎先是阿難問名，即請示**經題**。^[1]題能攝義，有了經題，才能把一部經的要義統攝起來；令人一望經題，便可了解其中要義。^[2]又題為全經要領，有經題，才易於記憶受持。

二、三個經題；依經題所攝要義，恭敬受持

當釋尊稱讚藥叉大將的護法勝舉之「時」，阿難即向佛請示道：「世尊」！應「當」以「何名」稱，稱上來所說的「此」一「法門」？「我等」弟子及末法眾生，應當「云何奉持」？

於是，「佛告」訴「阿難：此法門」有三個名稱：

一、「名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」，即此經通用的題名。

¹ 案：1、凡「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」，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，皆屬「同一段落」。
2、印順導師原文，若為編者所略部分，以「…〔中略〕（或〔下略〕）…」表示。
3、文中「特殊符號、上標編號」，為編者所加。
4、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。
5、印順導師原文中，括號內的數字，如「(1.001)」，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。

二、「亦名說十二神將饒益有情結願神咒」，即藥叉誓護一節；因其靈感神速，故名神咒。

三、「亦名拔除一切業障」，眾生的種種災難，即過去與現在生中業障所感，現受持此藥師法門，便可拔除一切業障，而得消災免難，植福延壽，故得此名。

◎「應如是持」，即是說：**牢記此三個經題，依其意義的提示，去恭敬受持。**

乙二 大眾奉行

時薄伽梵說是語已，諸菩薩摩訶薩；及大聲聞；國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居士，天、龍、藥叉、健達縛、阿素洛、揭路茶、緊捺洛、莫呼洛伽，人、非人等，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一、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

◎這是大眾奉行，**佛說完每部經，都有此一段。**

當「時，薄伽梵（世尊）說」完此經，在座的「諸菩薩摩訶薩，及大聲聞」眾，還有「國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居士」等人眾，和「**天、龍、藥叉、健達縛、阿素洛、揭路茶、緊捺洛、莫呼洛伽**」等非人眾。

天、龍、藥叉三名，上已解說過。

健達縛，即乾闥婆，是一位天樂神，諸天有了盛會，均由祂奏樂，可說是天國的音樂家。²

阿素洛，即阿修羅（解釋見上文）。³

揭路茶，即迦樓羅，係一大鳥，因其翅膀金色，也名金翅鳥。此鳥身體極為龐大，中國莊子說有大鳥，能高飛九萬里，似乎即指此鳥。

緊捺洛，即緊那羅，它也善歌能舞，唯頭生一角，究竟是神是人，令人莫辨，故名為疑神。⁴

莫呼洛伽，即摩[目侯]羅伽，是大蟒蛇。

如此「人（國王大臣等）、非人（天龍八部）等，一切」在會「大眾，聞佛所說」的微妙法門，個個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」。

²【乾闥婆】意譯為食香、尋香行、香陰、香神、尋香主。指與緊那羅同奉侍帝釋天而司奏雅樂之神。又作尋香神、樂神、執樂天。八部眾之一。傳說不食酒肉，唯以香氣為食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五）》p.4371）

³【阿修羅】為六道之一，八部眾之一，十界之一。又作阿須羅、阿索羅、阿蘇羅、阿素羅、阿素洛、阿須倫、阿須輪。意譯為非天、非同類、不端正。舊譯不酒、不飲酒，或係誤譯。阿修羅為印度最古諸神之一，係屬於戰鬥一類之鬼神，經常被視為惡神，而與帝釋天（因陀羅神）爭鬥不休，以致出現了修羅場、修羅戰等名詞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四）》p.3651）

⁴【緊那羅】梵名 Kimnara，巴利名 Kinnara。又作緊捺洛、緊拏羅、緊擔路、甄陀羅、真陀羅。或稱歌神、歌樂神、音樂天。kim 為疑問詞，nara 為人之意；意譯作疑神、疑人、人非人。原為印度神話中之神，後被佛教吸收為八部眾之第七。《華嚴經探玄記》卷二載，此神形貌似人，然頂有一角，人見而起疑，故譯為疑人、疑神。彼具有美妙的音聲，能歌舞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六）》p.5895）

二、一切佛法，非聽過或知道就算了事，須以信心歡喜心去接受、領略

◎一切佛法，不是聽過或知道就算了事，必須以信心去接受，去領略。

◎佛說：『若有信心得歡喜』，有清淨信心，才能深切地理解佛法，知道佛法的廣大利益，而把自己的身心，陶融於無邊法喜之中！

◎像上面藥師法會的聽眾，無論是聲聞眾、菩薩眾，或是人天眾，都充滿了法喜。這因為，他們都具有純正而堅強的絕對信心；以此信心領受高度的法樂，然後才能切實依教奉行。我們修學佛法，應該如此，對於自身才有真實受用；對於佛法，也才能永久流傳下去，不斷饒益眾生。

◎現在，這《藥師經》講完了，希望大家也生清淨心，歡喜心，依著經中的指示，信受奉行！才不辜負藥師如來的大悲願，和我們幸聞佛法的此生！⁵

⁵ (1) 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88：

「信」是什麼？以「心淨為性」，這是非常難懂的！要從⁽¹⁾引發信心的因緣，⁽²⁾與信心所起的成果來說明。

⁽¹⁾「深忍」，是深刻的忍可，即「勝解」。由於深刻的有力的理解，能引發信心，所以說「勝解為信因」。⁽²⁾「樂欲」，是要實現目的的希求、願望。有信心，必有願欲，所以說「樂欲為信果」。這本來與中山先生的：「有思想而後有信仰，有信仰而後有力量」相近。信心，在這深刻的理解與懇切的欲求中顯出；是從理智所引起，而又能策發意欲的。

信以心淨為體性，這是真摯而純潔的好感與景慕；這是使內心歸於安定澄淨的心力，所以說如水晶珠的能清濁水一樣。信心一起，心地純淨而安定，沒有疑惑，於三寶充滿了崇仰的真誠。

由於見得真，信得切，必然的要求從自己的實踐中去實現佛法。

這可見佛說淨信，從理智中來，與神教的信仰，截然不同。

(2)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64 ~ p.65：

正見，是正確的見解，見與知識不同，見是從推論而來的堅定主張，所以正見是「擇善而固執之」的。學佛要有正見，如開始旅行，要對旅途先有一番正確的了解，而確信這是到達目的地的正路。

正確的認識，不一定成為正見。如現在聽說地球繞日而轉，可說是知識；但伽利略為了這一知識，不惜為基督教所迫害，囚禁，這才是見。所以，要將正確的知識，時時修習，養成堅定的正見。

正見，有世間正見，出世間正見。五乘共法中，還只是世間的。正見雖只是堅定不移的見地，但力量極強，如經上說：「假使有世間，正見增上者，雖復百千生，終不墮惡趣」(3.001)。

(32) 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166 ~ p.168：

^(一)我們修學佛法，或聽經聞法，或披閱鑽研，而對佛法有所了解，甚至能夠說空說有，說心說性，或高論佛果種種聖德，重重無礙的境地，這能知能解的慧力，大抵仍屬於生得慧。因為這是一般知識所能做到，與普通的知識並無多大差別。學佛者如果停滯於此，自滿自足，而不加緊力求上進，那麼他在佛法中所能得到的，不過一般世間的學問而已——雖然他所知解的，全部是佛法。

^(二)依生得慧知解佛法，為修學佛法的第一步驟，也是深入佛法的一種前方便，實還不是佛教特有的慧力。加行慧，與生得慧大有不同，它不但有高度的理解、思考、抉擇等智力，而且是依於堅固信念，經過一番的專精篤實行持，而後才在清淨的心中，流露出來的智慧。這種智慧，完全由於佛法加行力的啟導，不是世間一般知解所能獲致的。此加行慧，教典中又分為三階段，即聞、思、修三慧。

⁽¹⁾聞慧，本著與生俱來的慧力，而親近善知識，多聞熏習，逐漸深入佛法。以淨信心，引發一種類似的悟境，於佛法得到較深的信解。這是依聽聞所成就的智慧，所以應名為聞所成慧。不要誤會！以為聽聽經，有了一些知解，便是聞慧成就；須知聞慧是通過內心的清淨心念，而引發的特殊智慧，它對佛法的理會與抉擇，非一般知識可比。

⁽²⁾ 思慧是以聞慧為基礎，而**進一步去思惟、考辨、分別、抉擇**，於諸法的甚深法性，及因緣果報等事相，有更深湛的體認，更親切的悟了。這種由於思惟所引生的慧解，名思所成慧。

⁽³⁾ 修慧，即**本著聞思所成智慧，對佛法所有的解悟，在與定心相應中，觀察抉擇諸法實相，及因果緣起無邊行相**；止觀雙運而引發深慧，名修所成慧。

三慧之中，⁽¹⁾ 聞慧是初步的，還是不離所聞的名言章句的尋思、理解；⁽²⁾ 思慧漸進而為內心的，對聞慧所得的義解，加以深察、思考；⁽³⁾ 修慧的特殊定義，是與定相應，不依文言章句而觀於法義。這聞思修慧，總名加行慧，因它還沒有到達真正的實證階段。…〔中略〕…

(4) 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189 ~ p.191：

一、**聞慧成就，即正見具足，同時也是信根成就。初修學者，從多聞熏習中，深入佛法，成就聞慧，對於三寶諦理因能見得真、見得正，所以也就可以信得深，信得切。**學佛者到了聞慧成就或信根具足的時候，那怕遭受一切誹謗、威脅、打擊，皆不能動其分毫底信念；甚至處於末法時代，或佛法衰落的地方，人們個個都不信佛，他也能獨信獨行。真實深入佛法，具足正見，並不以別人的信不信，或佛教的盛衰環境，來決定自己對於佛法底信仰。**修習慧學，第一步便要起正見、生深信，具備了不計利害得失，勇往直前，而永無退轉的堅決信念。**

二、**思慧成就，也即是淨戒具足；約大乘說，也就是慈悲、布施、忍辱、精進等功德的成就。**我們對於佛法的進修，**正信與正解（見）祇不過是初步的成就；次一步的功行，便是將所信所解付之於實際行動，讓自己的一切身心行為，皆能合乎佛法的正道。思慧，就是從聽聞信解而轉入實際行動的階段。**它雖以分別抉擇為性，但卻不僅是內在的心行，而且能夠發之於外，與外在身語相呼應，**導致眾生諸行於正途。**在佛法的八正道中，先是正見、正思惟，然後乃有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這即是說，有了正思惟（思慧成就），無論動身發語乃至經濟生活等等，一切都能納入佛法正軌了。這是由思慧成就而引出圓滿的戒德。同時，大乘的淨戒，常與悲心相應；在淨戒中，可以長養悲心；也唯有具足悲心，才能成就完善的大乘淨戒。悲心與淨戒，有著密切的關連性。佛教的制戒，原來具有兩面性的意義：一是消極的防非止惡，一是積極的利生濟世。究其動機與目的，則不外乎自利與利他；自利，可以壓制煩惱不生，得到身心清淨；利他，乃因見到眾生苦惱，不忍再加損害，先是實行不作損他的壞事，即防非止惡的消極表現，繼而發為利樂饒益有情的悲行，也就是大乘悲心的成就。所以菩薩受戒，不僅為自淨其身而防非止惡，同時尤重饒益有情的積極行動。因此布施、忍辱、精進等大乘功行，都與淨戒俱起。三、修慧成就，…〔下略〕…